2026年11月28日
星期六
责编　潘玮倩
美编　丘淑斐
校对　刘媛元

上他一节课＝听一场演唱会！

广州教师把粤语金曲唱进大学课堂

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亮　图/受访者提供

“清风笑，竟惹寂寥，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照。”周四夜里的广州新华学院教学楼，一曲《沧海一声笑》唱罢，教室里掌声四起。这不是专业演出现场，是声乐教师许梓烽的公共选修课。下课铃刚响，台下就传来学生笑着起哄的“Encore”（再来一首），他也不推辞，清了清嗓子便再接一首，直到大家兴尽喊停才作罢。

近日，这门《香港粤语流行歌赏析及演唱》课意外走红网络，被不少网友称作“别人家的选修课”。从番禺乡村的曲艺戏台，到专业歌剧舞台，再到高校通识课堂，许梓烽带着浸在成长里的粤语声乐记忆，把一首首跨越时代的老歌，上成了有温度、有内核的美育课。



许梓烽课堂现场

尽力完成学生的点歌心愿

这门课开在每周四晚上，三节连堂，听课的学生来自汉语言、经管、计算机等近十个非音乐专业，约一半人有粤语基础。作为男中音、歌剧演员出身的专业教师，许梓烽的课堂拒绝放视频、念知识点的模式。讲到兴起处张口就示范，讲到学生熟悉的歌手，便直接请学生上台互动，赏析、范唱、学生展演穿插在一起，不少网友说，这更像一场小型音乐会。

网传的热门片段里，不少歌曲都是学生当场点唱：张国荣、Beyond、陈奕迅……只要在能力范围内，许梓烽都尽量满足。一句“多谢你们买票来看我的演唱会”，本是他跟学生开玩笑的课堂梗，没想到成了出圈的名场面。评论区里，本校学生留言说这是“在新华上过最好玩的课”，还有社会人士认真打听，能不能花钱来旁听。

课程走红后，网友问得最多的是：“五音不全选这门课，会不会挂科？”许梓烽笑着打消大家的顾虑：“考核方式多元，重点看审美能力有没有提升，并不以培养歌唱家为目标。”愿意开口唱的，可以用演唱作品结课；不爱登台的，另有发挥空间——比如汉语言专业的学生，可以梳理从《诗经》四字句到古典诗词，再到粤语歌词的文体演变，写成分析文章同样能拿高分。

遇上00后学生点网络神曲，他也不直接否定。“我也冲浪，接得住。”他会带着学生一层层拆解：旋律的写法好不好，字的声调和旋律搭不搭，歌词背后有怎样的创作背景与社会表达，再拿经典作品对照着讲。在他看来，不用刻意说教，学生听过真正经得住时间打磨的好作品，自然就有了分辨能力。

乡土里长出的音乐种子

能把粤语歌讲得这么有共情，和许梓烽的成长分不开。他是土生土长的番禺化龙镇潭山村人，这座素有曲艺、乞巧、飘色、龙舟传统的历史文化名村，是他的音乐启蒙地。

据父母回忆，他三岁就能完整唱出粤曲《胡不归之慰妻》；第一次正式登台，是在化龙敬老院唱《禅院钟声》；读化龙中学时，他凭《摘星》《喝彩》两度拿下校园歌手比赛冠军。“用唱代说，是我的强项。”许梓烽说，乡土里的耳濡目染，让粤语声乐文化早早刻进了他的成长里。

后来他考入星海音乐学院，师从声乐教育家陈晓教授，攻读美声方向硕士，是学校的“拔尖创新人才”，曾获第十届高等艺术院校全国歌剧声乐展演中国作品（美声唱法）组三等奖、外国歌剧咏叹调组三等奖，参演过多部经典歌剧，如今还是广州歌剧学会理事。

从乡村戏台到专业殿堂，再站上高校讲台，许梓烽始终觉得，学习西方声乐技法，最终是为了讲好中国的故事。恰逢学校大力推进美育建设，他便借着校级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的契机，开出了这门面向全校、零音乐基础门槛的公选课。

“天时地利人和。”他这样总结开课的契机，“学校重视美育，又扎根粤港澳大湾区，在这里唱粤语歌，再合适不过。”在他眼里，粤语流行歌经过几十年岁月沉淀，依旧能打动年轻人，靠的不只是旋律，更是背后藏着的时代精神与文化根脉。比如《狮子山下》的前奏一响，同舟共济的集体记忆就被唤醒；《沧海一声笑》里的“大乐必易”，藏着中国传统五声音阶的智慧。

课程开设三个学期，已有280人次修读。起初每班80人，这学期教务处扩容到120人，选课依旧火爆。可学生越多，许梓烽的顾虑反倒越重：“大班教学，最怕照顾不到每个学生的感受。”

备课比唱歌难

课堂上看起来松弛热闹，背后的功夫都在台下。许梓烽精选了20首左右的经典作品作为核心讲义，每一首歌都要讲透四层：音乐知识、创作背景、歌词含义、背后的音乐哲思。整个课程的知识框架，参考的是黄霑的博士论文《粤语流行曲的发展与兴衰》。

为了抓住晚课学生的注意力，他把每节40分钟的节奏卡得极细——上课先不说话，用三分钟歌声把人拉进情境；核心讲授控制在十五分钟，怕讲多了学生犯困；其余时间留给学生动口、动手；最后五分钟总结，问一句“今天你带走的一句话是什么”，让学生自己说收获。

讲郑国江填词的三首“路”主题作品时，他把《漫步人生路》《漫漫前路》《风雨同路》放在一起，对应三种人生态度，帮学生打开欣赏的角度。为了避免大家的感受千篇一律，他想出了“找字”的互动：每个人说出歌里最打动自己的一个字，再谈一句感受。学生开火车轮流说，每人二十秒，有人记住“你”，有人记住“路”，有人记住“风”。黑板上记下来，最后圈出重复最多的字，自然就成了讨论的焦点。

期末创作粤语歌时，不少学生一开始都犯怵。许梓烽就把“大工程”拆成“小目标”，像学语文先认字、再组词、再写句子一样。他拿一瓶矿泉水当例子，让学生现编押韵的广告词，他当场谱曲唱出来。课后作业就是观察生活，写一句八到十字的短句。

怕学生找不到切入点，他给的诀窍是“写具体、有画面、有反差”。例如写“劳动者”，就写“三号窗口总多给我一勺的阿姨”；别说“扫地阿姨很勤劳”，能写出“天未光，地已净”才算好。在他看来，好的创作永远离不开真实的生活，这也是粤语流行歌里最珍贵的市井传统——就像当年许冠杰为打工仔写《半斤八两》，今天的学生也可以为身边的普通人发声。

期末创作歌曲，他也允许学生用AI帮忙写旋律、配伴奏，但始终强调：“工具只是辅助，审美和判断得是自己的。”

希望教会学生“斜阳落下不必惊慌”

常有人问他，传统粤曲和现代粤语流行歌，哪一个更能打动00后？许梓烽的答案始终不变：打动人的不是音乐的形式，而是作品本身的品质。他跟学生梳理粤语流行歌与粤曲传统的联系，讲《啼笑姻缘》等作品如何推动粤语流行歌的发展。“传承不必固守旧貌，创新也不能脱离根基。”

他还准备给学校国际学院的外国留学生上一堂粤语歌课，教唱《沧海一声笑》。他打算讲中国传统五声调式，讲钢琴黑键里藏着的中国音乐智慧，也讲“大乐必易”的道理——最简单的旋律，往往最有力量。“学了西方的技法，最终还是要讲好中国故事。”

从歌剧演员到高校教师，许梓烽常说，演好一个角色要做很多功课，演好“老师”这个角色，要做的功课更多。舞台上唱完，掌声落下就结束了；课堂上的影响，却可能留在学生心里很久。

他心里最理想的美育结果，不是教出多少会唱歌的人。“希望我的学生岁月静好，如果真的遇到挫折，能想起《前程锦绣》里那句‘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那就够了。”许梓烽说，这就是他这门课，最想交出的答卷。



许梓烽饰演歌剧《原野》里的“常五”角色

新西兰科学家拉什的广州十一年

文/羊城晚报记者　张华　通讯员　陈文　图/受访者提供



刚来广州的拉什教授

在广州的菜市场，豆腐店和水果店是拉什常去的地方。简单的数字交流加上微信支付，就能办妥日常采购。回到家，两只猫、一本书，陪她度过实验室之外的时光。

这位来自新西兰的科学家，全名珍蒂·伊丽莎白·拉什（Gendie Elizabeth Lash），是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首席研究员。她关心的是生命最初的旅程：孕期，母体如何为胎儿的成长提供保障？一些妊娠并发症又从何而来？

2015年，她离开工作了13年的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来到广州，从头组建实验室。十一年来，她研究母婴健康，也在这座城市交朋友、划龙舟、照顾学生。当年的一次跨国求职，渐渐成了长久留下的选择。

一场科研抉择

1997年，拉什离开家乡新西兰，先后辗转英国、加拿大高校，在英格兰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大学一待就是13年，深耕女性生殖健康研究。

拉什说，在英国工作时，生殖健康研究经费的不足曾让她感到受困。“一旦遇上经济危机，这项研究就不被视作国家优先方向，经费直接缩减。”

后来，她偶然间看到了来自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一则招聘信息。彼时的她，被两个理由打动：这里距离新西兰家乡更近，更重要的是，这里重视女性生殖健康研究。2015年，她只身奔赴广州。

回望当初的抉择，拉什依旧觉得很幸运。“对比很多国家，这里科研体系最大的优势，就是专项经费支持，以及对女性生殖健康研究的高度重视，尤其是独生子女政策调整之后。”

探寻妊娠背后的生命奥秘

拉什深耕的方向之一，是“人类早期妊娠螺旋动脉重塑”，研究周期漫长、机制复杂、临床转化难度大。

她向记者解释，子宫里的螺旋动脉，是母体给胎盘输送氧气和营养的通道。非孕期的血管纤细迂曲，像盘旋的丝线；怀孕后，血管需要逐渐扩张，让血流变得平缓温和。

她把胎盘比作海里的珊瑚，需要平稳舒缓的水流滋养。若螺旋动脉无法正常重塑，过快的血流就可能损伤胎盘。

这一过程出现异常，与子痫前期、胎儿生长受限等妊娠问题有关。子痫前期是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一种。

这十一年来，拉什的团队始终聚焦临床问题，不止于妊娠并发症，也关注重度月经出血、子宫内膜异位症、妇科肿瘤等难题。比如很多女性被重度月经出血困扰，常年失血贫血、无法正常工作生活。

“我们的终极目标，是找到精准的治疗靶点，实现临床干预。”拉什表示，干预子宫血管，必须只作用于局部，不能伤害母体、影响胎儿，难度很高。

目前，相关研究尚未完成临床转化。

“我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和临床医生共事。我的基础研究，所有出发点都是临床真实问题。”拉什说。

从零开始的科研之路

来广州之前，她始终在成熟的科研团队里共事，有资深前辈分担压力、协作攻关。而来到广州，她需要一切从零开始。

“搭建完全独立的实验室、组建专属研究团队，所有压力、所有规划，都要我一力承担。”回忆初来乍到的日子，拉什说，她还需要面对语言不通、文化迥异、体系陌生的挑战。

她第一批招募的团队成员，都对生殖健康研究满怀热忱、踏实肯干。更让她意外的是，团队首次申报就成功拿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如今她的实验室共7名成员，兼顾科研与人才培养。“我的团队没有层级之分，技术员、研究生、资深骨干，每个人都有话语权，都可以自由发表观点、提出疑问、优化方案。”

她鼓励团队成员独立成长、自主开拓。“有成员成长成熟后离开，去组建自己的独立研究团队，这是我最乐于看到的事。科研者成长到一定阶段，就该迈出下一步，开创属于自己的科研事业。”

她需要自主筹措经费维系团队运转。得知研究生每月千元补助难以维系基本生活，她就自掏腰包补贴学生津贴，“他们工作真的很努力，值得被好好对待。”

她与英国伯明翰大学、纽卡斯尔大学以及新西兰奥塔哥大学保持着长期国际合作关系。今年，她入选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

提及这些荣誉，拉什莞尔一笑，“别人说我实至名归，但我始终心怀谦卑与感恩。”她出身于新西兰的一个普通小镇，父亲是一名高中生物老师，母亲是护士。

作为Placenta（《胎盘》）期刊编辑，拉什对中外科研生态有着自己的观察。

这几年，她也感知到中国国内科研生态的变化。“刚来的时候，我第一次申报国家级课题就顺利中标，当时觉得格外轻松。可近几年，课题申报难度越来越大。”

在她看来，中国科研水平不断提高。作为期刊编委，她也见证了投稿质量的进步。

跨文化的碰撞与磨合，也是她来中国后体验最深的一项内容。初到中国，学术会议的“圆桌讨论”、宴席的礼仪规矩，都让她倍感陌生。

“我理解的圆桌讨论，是自由互动、双向交流，但国内会议多是轮流发言、有序分享。”从分不清公筷私筷，到熟悉本地社交，无数细碎的磨合，让她慢慢扎根、真正融入。

花城烟火里的日常

走过上海、北京等城市，她偏爱广州的人情味。住在小区里，邻里相见总会给她挥手致意。“哪怕我是外国人，也能被温柔对待，这份邻里温情，我格外珍惜。”

现在的她，早已习惯了广州的生活节奏。日常购物依托英文在“淘宝”上便捷地解决，闲暇时最爱走进本地菜市场，熟悉的豆腐店、水果店，亲切的摊主、新鲜的食材，简单的数字沟通、便捷的微信支付，让市井生活从容自在。“更复杂的生活事务，比如看病什么的，有团队员工贴心协助，如果需要粤语沟通，我有朋友来帮忙。”

56岁的她，有两只猫咪相伴。闲暇时刻，她最爱窝在沙发上，伴着猫咪看书。“我必须看书才能入睡，手边没有书，就会坐立不安。”

她加入本地国际龙舟队，也爱玩桨板、散步、健身。“其实很多的研究思路，都不是刻意琢磨出来的，而是散步、放空时偶然迸发的。”

“我拥有五位知心好友，有一次朋友陪我逛街，我们去购买好玩的首饰，坐在街边喝咖啡、聊天，那是非常棒的体验。”

父亲的严谨、母亲的温柔，让她和姐姐从小坚信，“只要努力，就没有遥不可及的目标”。女子高中的成长经历，让她从未感受过性别偏见，敢于大胆追梦。如今58岁的姐姐是资深法官。

不久前，她刚结束学术会议出差，又启程返回新西兰，为83岁的母亲庆祝生日。她还从手机里翻出去年给父母庆祝60周年“钻石婚”的照片。

把科研生涯留在广州

对于未来，拉什说，计划将自己往后的科研生涯留在广州。目前她的合同签到2030年，届时她将年满60岁。无论届时是否续约，她都不会彻底告别科研，“我不会停下热爱的事业，或许会放缓节奏，或许会整理研究成果写写书。”

她也给计划来华的科研人员提出建议：“首先要找到真正热爱的研究方向，科研从无一帆风顺，基金被拒、论文退稿是常态，必须练就强大的抗压能力，在挫折中优化精进。当然，科研需要全力以赴，但不能透支自我。一定要在工作之外找到热爱的事，学会放空、学会松弛。”

有本版新闻线索
请扫码加群报料

二维码有效期
至12月4日